

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罰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駟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為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安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畫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論人理誠為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捷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黜黜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為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葛藟博採重誦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利網開塗徑決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弄辱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刑定三禮割棄不要次

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解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棋章米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邪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滋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列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挽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乎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感闕躊躇歧路之衢愁勞群疑之鼓煎神溼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刑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

學者萬倍之役，研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運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華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乘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禭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間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典，詰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賸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微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驛騷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錄之徒，枉枯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急，或云小道不

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鑄鍊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哀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駮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散，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擢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合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